

逸齋詩補傳

七之十

漢書門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五八五	類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五八五	三九	漢書
號	冊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9(399)
函號	399



詩補傳卷第七

鄭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

公後為幽王大臣大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

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

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

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轍為可恨

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為卿士出則長享國

逸齋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後為幽王大臣大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轍為可恨也

祚豈無自而然哉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謂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求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為非詩意蓋考之未精爾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朝服也武公有德以稱是服故一章

言其稱敝則欲更為二章言其美敝則欲更造三章言其安敝則欲更作蓆取枕席之義謂其安舒而無患也此所謂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也適子之館者謂武公入為卿士授館于王室也還予授子之粲者謂武公既適卿士之館而好賢之意不倦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延賢人指言粲者謂有食客也在館能爾則在國可知此所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善善猶言賢賢以此求詩正與序合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詩人多以衣服新美為粲如三英粲兮粲粲衣服是也謂國人喜武公之善其職欲其久於位故緇衣之

敵則為之改製適卿士之館則以授之使粲然一新亦通似不若前說尤見善善之功

將^{七羊}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側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

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

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

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

弟也段既失道莊公為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

視其弟豈得為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

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

百雉為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為之所母使滋蔓公

皆不能用所謂祭仲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違其

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

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亦何辭安所逃

罪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

于殺也公羊乃謂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

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

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

崩觀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

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于殺弟果以母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為大惡特以庸暗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怒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能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為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為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道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詩三章始終皆小不忍之說蓋譏其失而刺之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也桑也檀也皆近居之木也謂莊公始視其弟如所居之里牆園間之木而祭仲請蚤除之是入我里欲伐我木也牆園亦然仲子之言雖可懷而我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皆可畏所以不忍蚤除而致大亂也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真惡人之

曾臆也就使莊公其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為
 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
 正以詩人刺莊公第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
 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意同此
 所謂恕以待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市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悅而歸之

自古小人為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民譽然
 後能惑眾為亂如齊之田氏民愛之如父母如安
 祿山史思明范陽之人謂之二聖之類是也此詩
 與晉揚之水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然

此詩謂叔段為仁且武豈真仁且武哉揚之水謂
 沃為君子豈真君子哉皆一時愚俗為小人所欺
 至形之歌詠孔子刪詩何取焉蓋聖人之存二詩
 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
 如京沃亦當防閑于蚤無俾寢大以成難圖之勢
 此聖人錄詩之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尊下同美且仁

叔于狩又手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取禽也冬獵曰狩郊外曰野詩人夸美叔段謂
 一出田獵于郊外里巷之間無有如段之美且仁



謂其威儀也無有飲酒如段之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無有服馬如段之美且武謂其善御也段之處京繕甲治兵豈為田獵而國人說之如此能無後患乎莊公尚不知悟蓋亦無以為策其愚誠可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兩叔于田皆作于一時加大字以別之非誤也是詩皆美段之多才好勇序詩者以不義而得眾發之意謂雖不義之人多才好勇亦可欺眾而得民奈何莊公但執必自斃之說不蚤為之所然莊公之言亦幸而中爾理有不可恃者萬一不中莊公

其危哉況俟其既亂而能取之孰若制之於未亂之為善聖人存將仲子兩叔于田之詩使後世不幸有此當以莊公為戒此三詩所以皆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下同
 火烈具舉禮禴祖暴虎獻于公所將羊七叔無狃九女
 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叔
 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下同又良御忌抑磬控貞口忌
 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
 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冰忌抑
 鬯勅亮弓忌

乘馬所乘之四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乘鵠四馬

皆驪白雜毛也執轡如組謂善御如織組所以驂
 之與服皆中節如舞蹈也兩服上襄謂服馬皆上
 駕之良馬所以兩驂皆次序如鴈行也兩服齊首
 謂服馬首齊如一所以兩驂皆如左右手之相應
 也此皆盛言其乘馬之善以見其衆之悅之也藪
 田獵之所火烈謂烈而焚之也具衆具揚具阜此
 言其得衆而助之者盛也禮禡肉袒也暴虎徒手
 而搏之也獻于公所得虎獻于公以夸其勇也
 狃習也此言其好勇衆人愛之戒其無習此恐其
 傷也忌助語也抑發語也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
 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發矢曰縱

謂舍矢之疾也從禽曰送謂命中如送也慢緩也
 罕希也棚所以覆矢也所以弋弓此言多才射御
 俱善田事既畢行馬遲而發矢希弋弓覆矢無一
 不善也于田獵一事見其得衆已如此莊公奈何
 不憂之邪是詩三章皆賦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兵而禦狄于竟陳其
 師旅五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

人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靜者甚言其非靜清者甚言其非清亦變風譎諫之義後世指人之不廉者曰伯夷不孝者曰虞舜亦此類也說者謂清為鄭之邑名而在彭在消在軸又以為地名夫地名重複在在有之固不可考邑名則傳記可案清既非河上之邑就使高克嘗為清邑之大夫亦不可謂之清人子游為武城宰謂之武城人可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補彭二矛

莫重直龍

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

軸逐駟介陶陶

徒報

左旋右抽

勅

中軍作好

呼報

彭也消也軸也乃克所帥衆之地駟介四馬之被甲者也旁旁不息貌庶庶武健貌陶陶自適貌二矛首矛夷矛也重英謂重以朱絲為英飾也重喬謂累飾喬然而高也左旋右抽謂左旋其駟右抽其兵師之出處當嚴其期今乃翱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當謹其備今乃逍遙自適同于兒戲隄兵者不祥之器今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高克既進之不以禮文公又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職此之由公子素作此詩專論高克不敢及文公故序詩者發之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過著矣此詩之序與左氏合無足疑者獨謂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詩無見焉豈以好利故能以賂求進用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其朝焉

羔裘刺朝故取古君子為言而諷當時在朝之臣不能然也

羔裘如濡儒洵直且侯記下彼其之子舍赦命不渝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大夫之服也洵信也侯美也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紵五緘五總三者皆裘之英飾故曰

三英洵直且侯謂服是服者信而能直足以為臣之美所以稱其濡澤之美也人臣惟信而直乃能

處君命而不變故曰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謂服是服者強而有力可任臣之事所以稱其豹飾之有

力也夫人臣惟強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搖故曰邦之司直三英粲兮謂服是服者有德之可觀

所以稱其三英之粲也人臣惟有德可觀乃能為邦家之彥士故曰邦之彥兮大槩詩之所刺指在

位不稱其服此羔羊之反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為國計忠厚之意見之終篇

誠為懇切也

遵大路兮摻所覽下同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市坎下同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醜兮不寔好也

摻攬也祛袂也寔速也詩人謂君子何忍舍吾君

遵大路而去我欲攬其祛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為

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

君子勿以我為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

攬其祛又欲執其手以見為王留行之意甚堅既

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

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是

詩二章皆賦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悅下同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是詩所陳古之民俗能說德而非好色蓋譏當時

風俗之不然由上之人無以善之不曰刺時不曰

刺其上亦譎諫之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

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也詩曰東有啓明

弋繳射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古者無故不去琴瑟雜佩或謂玕璜琺瑯衝牙之類或謂觴琖箴管盼悅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當以後說為是詩人言古之夫婦相與昧旦夙興非直為一時之遊觀也蓋將治弋射加諸鳧鴈取其物和以滋味之宜為酒食以相樂終老無棄背御琴瑟以相友靜好而無乖爭鄰里往來禮順而相好又能備遺問之物以相報施古之民俗如此豈有不說德而好色之事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忽辭昏之言未為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為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為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即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詩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羊七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
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閑
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
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蓋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舜
木槿也將將佩玉聲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君道非他能辨君子小人而已鄭忽聞於知人所
美者非美故詩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山有橋
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橋松大木也游龍紅草
也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
孰為美孰為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
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
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注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他落下同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而和朝臥也

君令而臣聽猶倡而必和乃理之常也今忽既弱
矣故強臣恣橫不復俟上之令而自為猶不倡而

和也其悖理甚矣詩人刺忽失為君之道以致此也

蕸兮蕸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蕸兮蕸兮

風其漂

匹

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於女

忽既不能出令而強臣自恣故詩人以風喻令以蕸喻臣謂殞蕸為風所吹猶人臣必從上之令今叔兮伯兮指強臣而言乃反先倡為君者特和之耳漂亦吹也要成也謂強臣反先倡而為君特受成爾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意此篇亦指祭仲也是詩二章皆比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狡童指祭仲詩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為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說者以狡童為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為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為狡童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詩人謂忽不自為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槩謂祭仲狂

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爾彼祭仲者賤之也子忽者親之也詩人親之如此而謂指君為狡童可乎是詩二章皆賦也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

資行

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詩人以忽為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諸篇雖刺之而愛忽之意甚惓惓也忽已為君不謂之君而謂之忽詩人無是言也獨序詩者指其名有合於春秋書忽之意春秋孔子作也詩孔子刪也宜無異詞然孔子既知忽之立也正國人愛之如此而春秋不書為君刪詩存刺忽之語何也蓋春秋立

一王之法褒貶之嚴不苟於一字忽既為君矣而失為君之道見逐于權臣一予一奪惟命是聽故書忽以貶之不與其為君以示萬世之戒是以於刪詩筆削之際亦謂之忽也嗚呼愛忽者國人之情書忽者聖人之法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疑之有褻裳之序不謂之刺忽獨曰思見正聖人特存之以明忽之立也正忽既正矣則不正之罪有所歸矣詩人思大國之正己謂正忽也詩人閔忽無大國之助故思之說者謂狂童為指突與忽亦非也既欲見正又併譏之豈理也哉然則狂童亦指祭仲之徒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忽之與突更入迭出皆祭仲之徒為之故國人思得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庶幾爭可息而亂可定也子惠思我者謂大國苟能惠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洧而至非甚難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于拯亂爾大國不我思豈無他國可告顧狂童之狂恣他國豈能正之非大國不可也定亂必用師旅曰他人曰他士指國人士卒而言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丰芳凶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男行而女不隨

說是詩者皆以陽倡陰不和男行女不隨專罪女子謂其始也男子求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蓋是詩本於昏姻之道缺故有倡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夫禮之不行道之所以缺也男子求昏既無其禮豈得專罪女子哉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丰豐也昌盛也錦褰喻男女之相配叔伯人之尊

稱詩人謂求昏之男子雖貌之豐容之盛而不能
 備禮親迎乃俟之于巷俟之于堂以致女不肯送
 不肯將將迎也既而他有所適非其配耦意殊歉
 然乃怨而自悔遂以叔伯尊稱呼前日求昏之男
 子而謂之曰衣用錦則有裝為中衣裳用錦則加
 裝焉衣裳尚貴乎相副以況男女當貴乎禮之相
 稱使女前日能乘車而來親迎御輪三周則我當
 與汝同車行而歸汝矣先言衣裳後言裳衣用以
 協韻其義一也女子此言雖非正理然其過始于
 男不親迎以至于此使昏姻之道不缺而親迎之
 禮行則無是悔矣不然何以為刺亂蓋昏姻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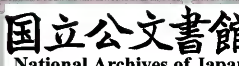
既缺亂之所由起也今人閭巷間尚呼男子之稍
 尊者為叔伯叔伯疑本於此是詩四章上二章賦
 也下二章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墀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是詩所刺以男子俱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
 然國人以奔為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
 為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
 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東門之墀於力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
 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予不我即

茹蘆茅蒐也可以染絳栗木果也可為女贄詩人



意不在是特據所見而言爾東門城之東門也墀
 門外所除之地也阪又在墀外陂陀不平之處可
 以藝茹蘆者也栗林亦在東門之外其下可容人
 列屋而居者也夫相奔之人必期於幽遠之地茹
 蘆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始期于茹
 蘆之阪雖望其室為甚邇奈其人則尚相遠言未
 親也終期于栗林之室雖履其室而思之奈其人
 不相即言未就也刺其相奔之情而謂邇其室而
 未親履其室而未就蓋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
 賦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歲寒而後知松栢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
 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
 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勅留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雖淒淒寒涼而雞鳴喈喈而衆風雨雖瀟瀟
 有聲而雞鳴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昏而雞
 鳴不以昏而遂止所謂不改其度也詩人思之其
 未見也則心既危而病且憂其既見也則心平夷
 如瘳而喜矣雞禽之有德者而鳴必以時為德之
 信不惟人無信不立雞之德亦以信為主故詩人

有取焉瘳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子衿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學校雖廢而學者相與切磋之意未嘗廢也故此詩終始皆學者思遊從之樂世亂如此而道義不忘誰謂人之性惡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兮達他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佩以青學子之服也詩人思其人而不得見至思其衿佩思之至也學校既廢有挑達而在城闕者謂往來遨遊於城闕之間

也一曰挑輕躍達放恣貌詩人謂不見其衿佩使我悠悠而長思縱我不能往爾寧能不續音問乎寧忍不一來顧我乎我思之至以近為遠一日如三月也學子往來於城闕思之者不可得見以明學校不修學子既無所歸宿故亦無相見之所此之謂學校廢是詩三章皆賦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為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獨有為此詩者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

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居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微如一束之楚一束
之薪尚不能流之使去況其大者乎以喻忽之微
弱無忠臣良士之助宜其不能出令而為君也謂
忽無親臣矣親莫親於兄弟今既爭立而交相為
瘡是終鮮兄弟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謂維我有
愛君之心不敢為欺君之言若他人之言皆無可
信者皆欲誑君以自便爾申言人實不信深戒其
無輕聽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突使雍
糾殺祭仲弗克突奔蔡忽復歸二也高渠彌殺忽
而立公子亶三也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子儀於陳
而立之四也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也首尾二十
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
所以謂之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巨
中聊樂我負云出其闔因闔都有女如荼徒雖則如

詩補傳卷七

二

通志堂

荼匪我思且子餘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謂人民之思保其室家者因出城之東門及曲城之臺見女子紛然離散如雲之無定止如荼之麗而密宜其可慕而悅然我之所思不在于是乃欲自保其室家爾白色之縞衣蒼色之綦巾茹蘆所染之服乃我室家所服者自足相娛樂非有慕乎其外當亂世民人之言能如此可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闡曲城也闡城臺也且徂通用存在也且往也謂在者往者皆非所思也負與云通語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野有蔓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是詩之思遇時乃思不期而會遇聖人何取焉蓋鄭以五爭之故兵革不息者二十年故民罹其害昏姻失時為人上者倘能用古者荒政聚民多昏之意會男女無夫家者以育人民則下不至於思不期而會遇矣今既不能然是君之澤不下流與衛有狐同為可刺故存之為後世之鑒以明民之思亂由上之不恤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言草之不可使滋蔓猶惡之不可滋長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露之濡猶非禮之汚也是詩男女思不期而會此風不可長猶草之不可滋蔓且其犯非禮如多露之濡也故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零露瀼瀼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夫男女相悅由其顏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之婉邂逅相遇所謂思不期而會也不期而會雖可以適一時之願孰若俟禮為俱善卒章言與子偕臧欲其俟禮而俱善也詩止乎禮義故卒章反正不敢斥其君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列國之風惟鄭衛淫亂為甚衛之亂由於上之化鄭之亂由於兵之故詩之所刺者備矣後之論鄭衛者于衛則謂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于鄭亦謂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是皆不深攷詩所刺之由而歸咎于風土爾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詩之序皆明言男女或相棄或失時由于兵革而溱洧謂莫之能救然則欲救鄭之亂者當以偃兵息民為先不可誣也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古顏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子餘下同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況下同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下同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
 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蘭蘭也勺藥香草
 也洵信也訐大也瀏水深也殷人盛也相與將同
 猶言相將也鄭之國俗以三月溱洧水盛流深之
 時秉蘭以祓除不祥何尤之有以其淫風既行故
 男女殷盛乘此出遊為相誘之計女始謂士曰往
 觀乎士曰既往矣于是又從而誘之以溱洧之上
 為未足孰若觀乎洧之外信大而且樂也與期於

幽遠之意同二章之終皆言贈之以勺藥或曰相
 謔或曰將謔蓋今人言相將皆欲為而未為者也
 詩人終約以禮故贈以勺藥寓相謔之意未至於
 亂也宋玉好色賦曰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
 禮終不過差玉所謂揚詩者蓋溱洧之類誠得詩
 人之意也或曰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又崔豹古今
 注牛享問仲舒為勺藥名可離故相別以贈之竊
 謂既贈以離草明不相親正所謂終不過差也是
 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有內助夙夜警戒亦有相成之理序詩者之言以
 怒待之謂其中人之資可上可下也昔周宣王亦
 中才之主也嘗夜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妾
 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于失禮宣王曰寡人之罪
 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然則后妃輔佐君子
 豈曰小補之哉若夫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
 衛之聲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則賢
 內助之相成有不待言語警戒之末者尤可尚也
 雞既鳴矣朝直遙下同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
 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惑於聽者以聲之至細為鉅若聞蟻戰以為牛鬪
 是也眩於視者以形之至微為大若視貫虱如車
 輪是也古之賢妃志在輔佐君子寤寐不忘眩惑
 於視聽故以蒼蠅之聲為雞之鳴正以蟻為牛之
 類也以月出之光為東方之明正以虱為輪之類
 也盈滿也昌盛也始謂來會朝者已充滿而昌盛
 今雖尚蚤然亦將及旦蟲已飛而薨薨有聲矣豈
 不欲與子甘寢同夢慮來會朝者亦欲蚤歸無使
 子與子俱受憎於人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還旋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齊俗喜畋驅馳之間邂逅互相夸
 詡以習於田獵為賢以閑於馳逐為好形於辭氣
 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
 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
 之荒故曰刺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乃刀下同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許全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徂山名獸三歲曰肩儂利也茂美也

昌盛也臧善也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
 山之間山之道山之陽並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
 從之曰兩言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
 而盡善曰遭曰並曰揖以見從禽者眾更相稱譽
 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耳後之論齊之風
 俗者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謂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民俗固然所貴



乎禮者謂其矯揉其俗使合於先王之道也若徇其俗之所尚則不親迎者不足刺矣豈聖人存詩愛禮之意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榮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是詩三章皆刺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於其家門屏之間曰著自著而入其庭升其堂其次序如此瓊赤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用以爲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黃也皆統之色以垂瑱者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

行禮也齊人非特不親迎於婦至之禮亦漸至盡廢矣案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婦至則揖婦而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謂之刺時以上之人不能明禮教以道之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序詩者明言君臣失道則日月喻君臣無可疑者

說者不勝其異以不知詩序經聖人之手故也是詩之意謂君臣有道禮教興行上焉如文王之化則無思犯禮次焉如衛文之化則國人不敢妄得有淫奔之俗今齊之君臣不能明禮教以化之是無政也故謂之刺衰

東方之日兮彼姝

音朱下同

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為言蓋謂日月始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誰敢為欺者齊之君臣不能如日月故男女肆為淫奔彼美色之子公然來人室

家登人門闥出入相馳逐無復忌憚故詩人歎之謂君臣不能以道化民如日月在上人不畏其照燭也曰履我即兮者謂我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而就也曰履我發兮者謂我由闥而出則迹我所出而行也國俗如此則齊之君臣所躬行者可知矣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壺氏之職既廢故朝廷起居之際皆無其節既

結苦

無其節則上下不知蚤暮號令安得不失時哉是詩所謂號令謂號召臣下非出令也

東方未明顯倒刀號下同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

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之折柳樊圃狂

夫瞿瞿俱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暮

未明謂日未出也未晞謂露未晞也以辨色而朝

言之則未明未晞不為蚤矣由司漏者廢職羣臣

不知蚤莫所以顛倒衣裳於號召之時朝廷亦豫

無警戒故臨事召之所謂上下俱失時也今人為

圃尚知折柳為樊為其有限雖狂夫亦瞿瞿却顧

不敢遽越可以朝廷乃無司漏之節度使從事者

不能知朝夕不失之早則失之莫是為國者之智

不及農圃也是詩三章二章皆賦也卒章比而賦

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詩人嘗以魚鳥喻衛宣公則以雄狐喻襄公不為

過也襄公鳥獸之行是以鳥獸自為也君不可惡

也而新臺敝笱皆言惡國不可去也而北風南山

皆言去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詭辭以明其過

之大也

南山崔崔子雖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詩前傳卷八

下

通志堂

止曷又懷止

南山以喻齊雄狐以喻襄公詩人謂南山本崔崔然高大人所瞻仰以雄狐綏綏然行其間反為人之所惡不足仰矣魯道指魯國齊子指文姜有蕩謂蕩然無法制也惟其蕩然無法制是以文姜既歸為魯之夫人又得以懷二心於齊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說見有狐是詩止言雄狐則非匹行明矣

葛屨五兩亮冠綏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以喻文姜冠綏以喻襄公冠屨有尊卑之象

襄公兄也文姜為公之妹襄公君也文姜為魯夫人皆有尊卑之可言然葛屨必以兩冠綏必以雙各有其配惟其稱也今襄公與文姜是冠屨其辨是以文姜既用以嫁魯又得以從襄公於齊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足其畝取七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藝麻以喻取妻畝以喻父母析薪以喻取妻斧以喻媒氏藝麻者必橫從治其畝猶取妻者必告於父母也既已告父母而成禮矣又何為合其醜於齊也析薪者非賴斧而不能猶取妻者必賴於媒

氏也既已賴媒氏而得妻矣又何為極其惡於齊也後二章併譏魯而深咎文姜與襄公以藝麻析薪為言魯安所逃其責而窮醜極惡則文姜與襄公任其咎也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挽革為鞠言其合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脩德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脩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

道也

無田佃甫田維莠九羊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

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揚雄引是詩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加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辭費如此甫田大田也遠人諸侯也莠稂莠也驕驕盛貌桀桀出貌忉忉憂而勞也怛怛憂而傷也詩人謂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使襄公能以禮義治其國有德裕乃身則大功可立遠人可致

矣

婉阮於兮轉力變兮總角壯古兮未幾居見兮突而弁兮

婉變少貌總角聚兩髦也壯總角之貌弁成人之

冠也突卒相見之貌總角未幾而突見其弁童子

之求速成者襄公之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効成

人之冠服殆可笑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盧令零下刺荒也襄公好報呼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諷焉

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

之田獵與民同樂百姓聞而說之冀襄公愧而改

耳畢掩兔之物如畢星之形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直龍環其人美且鬣權盧

重梅其人美且偲

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纓環之聲重環子母環也

重錡一環貫二也仁仁愛也鬣鬣髮也偲彊力也

古之田獵者百姓見其田犬之飾而歎其人美而

有仁愛美而有鬣髮美而有彊力仁愛者德之美

也鬣髮者貌之美也彊力者才之美也皆樂之之

意是詩三章皆賦也

敝笱古口刺文姜也齊人惡烏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文姜淫亂之事齊魯之醜均也故序詩者以為二

詩有傳卷八

九

通志堂

國之患詩人原其過由於魯桓公微弱不能制文姜以至於此故作敝笱載驅猗嗟三詩分刺齊魯二公與文姜如法家分別眾罪敝笱一詩乃文姜之罪狀也使魯公能防閑而文姜可制則二國之患息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房鰓古顏齊子歸止其從才用下同如雲敝

笱在梁其魚魴呂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

其魚唯唯維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釋之者曰梁水偃也以譬魯公笱承其空然則施笱於梁所以捕魚也以譬魯公也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鰓魚焉其大盈車陸

氏曰魴似魴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啗茹且魴本魚之美者今鰓與魴皆似魴而非魴雖大而非美且唯唯出入不制以譬文姜若大而難制而其行之不美為人所賤笱固不可以得大魚而況於既敝乎此魯公所以不能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為醜行其從之者如雲之紛亂如雨之眾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卒之魯公則見殺於齊齊公則播惡於民皆由文姜之故此詩之所以分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
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恃莊公為己之
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貶之詩人作載
驅以分別謂襄公無禮無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播其惡於眾而不知恥此為襄公之罪狀
明矣

載驅薄薄普各算第弗朱鞞郭苦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

驅力馳濟濟子禮垂轡禮灑灑乃禮魯道有蕩齊子豈開弟

薄薄疾驅之聲也算第者以算為蔽車之第朱鞞
者以朱飾皮為第之副四驅謂四馬皆驅色濟濟
而齊也垂轡為轡之垂者灑灑而眾也此言襄公
盛其車服疾驅而來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發
夕謂文姜宵逝而往會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
易而無慙也

汶問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

水滔滔行人儻儻表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委蛇曲折行齊魯二境之間
多在齊之南魯之北行人自齊而來者指所從之
人也湯湯溢也滔滔漫也彭彭張也儻儻眾也皆

狀其在於通道大都之間所見如此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翱翔于彼遊教于彼不知其可醜也一章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意二章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歉之色三章曰翱翔則徊翔從容而後去四章曰遊教則遊觀愜適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猗於且下同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春秋魯桓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謂文姜來嫁也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謂莊公始生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年月可考矣聖人既書於春秋而猗嗟之序謂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刪去何也蓋深責莊公無防閑之道人目以為他人之子是誠可愧恥此莊公之罪狀也

猗嗟昌兮頌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之辭也昌盛也謂其年之盛也頌長也謂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謂抑揚之中節也抑若揚猶言子若孫古語多然美目揚兮謂其瞻視之

明也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巧趨踰兮謂其步趨之巧也射則臧兮謂其射之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稱也取其才藝之可稱也美目清兮謂其目之清明也儀既成兮謂其儀之備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展誠也謂其誠宜為我甥也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鳴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鳴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

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鵠高遠而難中鳴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為飾侯之為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此一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為侯而射之者示其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或以為史記衛青傳斬胡王漢書以胡為侯又傳記多讀侯作胡為胡者北戎之總名今射圃必架蕃屋縛藁為

胡人之狀而射之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侯禮待之叛則誅擊之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豸為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其說頗合於弧矢威天下之意姑存之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兮射則貫兮四矢反

兮以禦亂兮

變兮婉兮皆壯好之貌歎其貌之好眉目清揚也舞則選兮謂其舞之齊於樂節也射則貫兮謂其射之貫習而必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反復也謂其乘矢之發皆復得其故處可用以禦亂惜其不用也此章歎美之辭重複不厭而寓意於禦亂之二字語若緩而不切亦理之所難行也蓋二國之亂以莊公言之內則母也外則舅也詩人安得直以禦亂之事責之故微寓其意焉序詩者發之曰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則莊公之罪著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九
 國風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
 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
 地賜畢萬錄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
 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
 伯主率諸侯以獎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
 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
 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
 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

詩補傳卷第九

國風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
 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
 地賜畢萬錄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
 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
 伯主率諸侯以獎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
 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
 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
 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



之間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故魏晉之詩褊隘吝嗇亦大略相似以此見儉雖美德而用之不中禮者安能無弊此聖人所以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葛屨

俱具下同

刺褊

必也

魏地陜

洽隘

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

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是詩語簡而意多且其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為解詩意自明舊分六句為一章五句為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乃合序義

糾糾

吉黜

葛屨可以履霜

所

女手可以縫裳

此章言魏地既陜隘其民窮於衣食故機巧之心

生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繚之葛屨履霜而不遑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間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為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故也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本其所自而刺之

要

於

之

棘

力紀

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避佩

其象

帝勅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民之機巧趨利故此章言由於魏君儉

嗇褊急以化之要褻也褊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
 褊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提提安也宛遜辟貌遜而
 辟之者必左此言其君之容止也掃以摘髮以象
 為之貴者所用此言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
 褊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掃不及珠玉容止惟務
 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為儉嗇
 之故未可譏也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
 可刺也好人猶言君子今人亦呼尊貴者為好人
 疑出於此詩人以衛之莊姜為碩人以周之賢者
 為美人亦此類也以序之言求詩之意而魏之君
 民一時風俗備見於數語若可圖畫序之有功於

詩者如此是詩二章皆賦也

汾

扶沮子如預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序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而詩專言公族之
 官蓋公族之官所掌人君之家事猶言吾君之家
 雖儉而能勤但不中禮耳是詩疑為晉詩蓋儉而
 不中禮既近於蟋蟀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
 亦為晉官豈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
 歟

彼汾沮洳

言采其萁墓彼其記下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續彼其之

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下濕之處也一方水之隅也一曲水之阿也
莫菜名也疑可食桑柔桑也以食蠶蕘水蔦也疑
可餌彼其之子指公族之官也美無度言美不可
量也美如英言美如草木之華也美如玉言美如
玉之可珍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
為公行趙盾為旄車之族以其主君之旄車故亦
可謂之公路然則公路公行一等官耳夫公族之
官所任者君之同姓不為卑且賤矣而自往沮洳
之地水之一方水之一曲采所食之莫所用之桑
所餌之蕘可謂儉而且勤矣儉而勤固不失為美
但殊異於尊貴者之所為此所謂不得禮也不斥
言君而言公族之官詩人之微意故序詩者發之
是詩三章皆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魏國雖小尚可為也而其君惟務儉嗇故不能用
其民既不可用則上之德教何由行哉日以侵
削固其理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雖小有桃可以為穀有棘可以為食猶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凡上之所須皆用民力也奈何魏君靳靳然儉以嗇不知取予之宜而民不復肯出力應公上之須殆無以為國矣所以為鄰國之侵削不能自保此為士者之所深憂既歌謠以著其情又行國以寫其憂言無可與告語也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為驕慢以我之言為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為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若是則舉國無知我者矣徒思無益也憂

國之士惓惓如此而上不之察此魏之所以已可以為永鑒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陟岵戶下同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胡侵削

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地迫小而數侵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憫耳此陟岵所為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



無死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行役之夫始陟岵而望以為有草木之蔽而未見也次陟屺以望雖無草木猶未見也卒陟岡以望而終無所見則情彌切矣於是思欲行之時父戒我曰早夜無自已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不力而見獲也母戒我曰早夜無嗜寐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逃役而相棄也兄戒我曰早夜必偕作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犯令而誅死也上與尚同見獲於敵曰止兄不行而弟行故父母之命已實季子也國已危民已困而父母兄弟猶能相勉如此信先

王之澤未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古者一夫皆受田百畝而五畝之宅牆下必有桑此先王之制也魏既為大國侵削民至無所居豈當責之先王之制詩人形容其迫小之甚故舉十畝為言若曰十畝之間居者相依為生且宅且桑至無所容所以思去故國而不可止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世以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人情解緩之貌泄泄人言雜沓之貌言十畝之內外土狹而民眾故桑者情態如此幾無所措



手足矣故皆欲相率而同歸故曰還相率而同往
 故曰逝聖人存此詩蓋責以先王盛世建國親侯
 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伐命方伯連帥以治之
 誠如是則魏雖削小猶可存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
 而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
 自為伐檀之事也

坎坎若感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猗

於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玄下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兮坎坎伐

輻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唇兮河水

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素兮

坎坎伐木之聲也猗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

學猗作兮檀木之良者可以為車之輪輻今乃伐

而寘之無用之地河之干之測之漘皆水厓也河

水雖清且成文大為漣小為淪徑為直要之檀不

宜水不可用於河猶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

所宜也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於國而受君
 之祿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懸獸不知
 愧恥一夫之居曰廛受田百畝三百廛謂取三百
 夫之禾也十萬曰億圓廩曰困皆言其多也貉子
 曰貍獸三歲曰特鶉鷓之屬也言禽獸之多也若
 君子之人義不空餐寧肯去彼而取此耶素餐素
 食素餐初無異義再三歎之且以協音韻耳是詩
 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碩鼠刺重斂呂驗下同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重斂孟子所謂大桀小桀者是也不脩其政孟子
 所謂無政事也蠶食桑無時而饜盡而後已喻重
 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
 畏者莫切於此序詩者發明風人之旨窺見物理
 之妙皆此類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下同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戶
 黍也麥也苗也皆鼠貪食之物也戒之無食猶望
 以其恤我而止也貫習也民困於重斂而有離心



必俟三歲而後決去者亦冀恤我而至三歲之久
習見女之重斂不改其初則無復顧我無復德我
無復勞我矣於是始往而決去求樂土樂國樂郊
而歸之庶幾得我所得我直而已未知誰復能繼
此長號以告吾君乎蓋猶有不忘其君之意此詩
人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

國風

逸齋

唐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曾孫成侯又南徙曲沃穆侯
以後又徙於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東及
武公復都絳堯當九年洪水之災下民其咨萬國
不粒故身居茅茨土階之宮飯土簋歠土釶聖人
之儉蓋以濟時之不及非苟然也至其所以治天
下者典謨所載備矣曷嘗不中禮哉晉在堯所居
遺風猶存其君子則深思其小人則儉嗇猶為善

俗也而為之君者亦復鄙吝拘迫不及遠慮故詩人閔之而變風作焉謂當周共和之時君則僖侯也

蟋同悉下蟀下所律刺晉僖公也儉不中丁仲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同洛下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蟋蟀之詩蓋閔僖公居國君之位廢國君之禮既過乎儉不適於中徒為自苦不能有益苟能深長思之亦當為國以禮而堯之遺風不墜矣

蟋蟀在堂歲聿允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直慮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據好呼報樂無荒良士瞿瞿俱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蝥也十月蟋蟀始入床下在堂則十月以後也十月以後則歲遂莫而且逝役車且休矣除去

也邁遠也悞過也為國君者當此之時尚不能自
 虞樂則日月之去且遠且過矣言不可緩也詩人
 既欲其君之自虞樂又慮其樂而忘反則過猶不
 及故又戒以康樂不可大甚職思謂思其職也其
 居謂思其所居之位也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
 也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也好樂無荒深戒其
 樂不可極也良士謂善士似指在朝之臣而言謂
 當人君虞樂之時在位之善士苟能瞿瞿然却顧
 蹶蹶然動而敏於事則可以休休然安逸而無患
 矣玩味一篇之旨真所謂憂深而思遠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山有樞

鳥侯下同

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

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

所掃蘇報

政荒民散將以危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
 作詩以刺之也

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在僖公之時詩人固已
 憂之然未若此詩尤為迫切也序詩者推言其弊
 之由起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也政者正也道者
 政之本也本之不脩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
 財則不能用有鍾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
 洒掃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
 三將至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

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俱力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朱以

樞刺榆也榆之白者為粉皆榆類也特生有山隰之異爾曳者曳而行也婁者弊壞也謂曳而至於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襍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如要之襍之當作衣旁要之類是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人謂山則有樞隰則有榆皆可用也而昭公有衣裳不能曳婁有車馬不能馳驅一旦宛然山此他人當取之為愉樂也

山有栲考隰有杻九女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杻也杻櫛也可為弓材以水曰洒以帚曰埽

動之曰鼓擊之曰考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山有漆七隰有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以造器用粟可以為籩實君子無故不去琴

瑟憂勤則閱日似短逸樂則引日似長他人入室

謂入而居之也三章之意皆同惟他人是保切於

他人是愉他人入室切於他人是保詩人之言申

復如此愛君之意有加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鳥毒下同沃盛疆

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穆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

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

早為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之事類

也莊公之失在小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

則鄰國窺之而不能悟內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

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為微弱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洛子素衣朱襮博從子于沃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老古素衣朱繡從子

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嶽嶽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以喻昭公之微弱白石堅頑

之物以喻沃之盛疆水既淺緩則堅頑之石鑿鑿

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而水粼粼流於石間以喻沃

盛疆之迹已著見如石而昭公之微弱如水流石

間也黼領謂之襍繡謂繡刺以為黼郊特牲云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在沃服素衣繡

黼之襍是僭諸侯之服也鵠亦曲沃邑名在邑而

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

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為必有以要民譽而

收衆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此皆將叛之辭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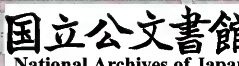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煩下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脩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為備至於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記下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

且子餘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九升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為物其實易蕃聊之為言略也謂略言之可以盈升盈六升也古者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兩手曰六升則六升大於升矣之子謂桓叔也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碩大且篤謂篤於政也椒聊且且語助也謂此特略言椒耳若論其條之遠則蕃衍不啻升六升也詩人申複歎其盛大昭公獨不知慮之何邪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綢

直留

下同

綢繆東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

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綢繆之詩蓋

述當時怨曠之人思不期而會與野有蔓草之詩

意同

綢繆東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綢繆東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

解戶

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東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采薪者必綢繆整束乃能不散芻楚亦然猶昏姻

合二姓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

十月也在隅謂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

謂直戶正月也東薪既喻昏姻三星則記昏姻之

時自十月至正月皆可以行禮過此則失時矣詩

人原其失時之由謂因無禮以綢繆故先取束薪

而次言三星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邂逅見

此粲者女語其夫以為良人男語其妻以為粲者

邂逅則不期而會詩人互言之以見一時怨曠之

男女多不以禮而苟合故歎之曰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傷無以救其亂

也秦風曰厭厭良人國語曰女三為粲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杖徒細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爾

曲沃之為晉禍六十七年間篡逆者四五則其寡

助也至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

所并寡助之驗也故詩人原其故謂由人君不親

宗族骨肉離散全無兄弟手足之助此其所以亡

也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私敘獨行踽踽俱禹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焉人無兄弟胡不飲

七利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獨行裊裊未營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杖特生貌杜赤棠也杜雖特生猶有葉湑湑然潤

澤菁菁然茂盛以自蔽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乃

不能親之至獨行踽踽無所親裊裊無所依可謂

孤立矣故詩人曉之曰豈無他人可用莫若同父

同姓者譬之身之骨肉相資以生本之天性非他

人可比因歎彼行路之人何為不相親比謂非骨

肉人各有心故也人之無兄弟者何為他無飲助

謂非骨肉各親其親故也詩人申言之責之深愛

之至也序曰刺時則非昭公一君為然是詩二章

皆比而賦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之諸臣尸位素餐不聞以民事言於上者故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祛起居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

豹裘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報乎

羔裘君臣所同服也祛袂也裘飾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謂人君純用狐而不加飾也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裘謂大夫士以豹飾其袂也羔裘以視朝狐裘以燕居狐裘猶飾以豹則羔裘可知也詩人

指在位之臣謂國家設卿士大夫之位豈徒然哉蓋以為民也在是位而服是服當自我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足以稱其服矣居之為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疾苦也安其生業察其疾苦皆恤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也究究則察之又察也凡詩人重言皆不已之意也作詩者既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故申複告之曰我不以恤民之事語他人獨以語子者謂與子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彊聒也子其可忽吾言而不聽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鴝保下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晉五世之亂自昭公至武公數十年始定謂潘父

弒昭公晉人立其子孝侯一世也莊伯伐翼殺孝

侯晉人立其弟鄂侯二世也莊伯伐翼鄂侯奔隨

王命虢公立其子哀侯三世也武公伐翼逐哀侯

晉人立其子小子侯四世也武公殺小子侯王命

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武公又殺之五世也亂之久

也如是則君子亦不免下從征役不得孝養厥父

母此鴝羽所以刺時也

蕭蕭鴝羽集于苞相禹況王事靡盬古同不能藝魚世

稷黍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蕭蕭鴝翼集

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蕭蕭鴝行戶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

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鴝連蹄性不木止今集于木不得其所矣羽也翼

也行也舉鴝之同類以喻衆君子也相杼也棘也

桑也皆以苞言謂雖叢生非鴝之所宜處喻君子

不當從征役也說者謂煮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

而易敗故取以為言孔氏謂鹽與蠱字異義同蠱

害器敗穀皆曰蠱二義皆謂廢敗也王事靡盬謂

王事不可廢敗故君子不得藝黍稷稻梁父母何

恃而得食人窮則反本於是呼天而告之曰何時

得其所乎何時止此役乎何時反其常乎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政晉國其大夫為子之請命乎天子之使吏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以兵力并宗國其罪著矣又因天子之使而請命此何禮哉詩人美之聖人存之蓋猶賢乎已耳昔者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之曰知禮人皆謂昭公實不知禮孔子不欲言君父之失而歸過於己以為聖人之謙厚竊謂未盡聖人之意蓋取同姓為非禮固也諱之謂之吳孟子猶有畏禮之心焉能充是心將至於不犯非禮雖謂之知禮可也然孔子於此儻不受其過則後世不復以取同姓為非矣故聖人引咎之一言在當時不失為謙厚而愛禮之意使萬世之下知禮之不可廢聖人豈苟言哉刪詩存無衣之篇亦此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降殺以兩諸侯之服無所為六者說者謂變七言六謙也謂不敢必求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乎天子之卿猶愈乎否然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則加一等衣服亦如

之此諸侯衣服無以六為節之證也意者詩人
 時吟詠必協音韻不暇深考禮制既喜其能請命
 乎天子謂他人雖有衣服不如武公之衣服以七
 為節者既安而且吉固足為美就使降一等以六
 為節亦安而且燠不以為歉也尊王之意出於人
 心者如此聖人安得不存之是詩二章皆賦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武公兼并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親者可謂
 寡特矣偃然自以為能不知求賢者為輔翼是誠
 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下之曷飲 於鵠下同 嗣下 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

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子澁而酢道左謂道之側也
 道周謂道之曲也杜雖味不美以其近乎人往來
 之地故猶有君子取而食之噬食也因欲食杜遂
 肯適我而來遊以喻武公既寡特如杜不能如杜
 生於近人之地謂不親賢也不能如杜有實之粗
 可食謂無其禮也果能親賢以自近有待賢之微
 禮亦必有賢者肯來食其祿而為之助矣今不能
 然是心不好賢也苟中心好之何不為飲食之禮

以待賢者乎詩人刺武公會杜之不若也是詩
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浪息矣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魯莊公二十八年晉代驪戎

閔公元年晉侯滅耿滅魏二年晉伐東山臯落氏

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執

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此好攻戰之實也

國人多喪非死亡也謂遭亂離夫婦相失詩人之

辭可見也

葛生蒙楚藪廉下同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

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葛之生蒙於木藪之生蔓于地以喻夫婦相依以

生今予之所美者既亡失矣誰與我同處獨處而

已誰與我同息獨息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角枕之粲然錦衾之爛然追思前日夫婦相得之

樂今既亡矣誰與我同此衾枕獨不寐以達旦耳

日之長莫若夏夜之長莫若冬憂思之人於晝夜

之長時尤不能堪故反覆言之於是誓之曰生不

可復合猶冀於死後來歸于我之居室庶幾不負

同穴之志也是詩五章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三章賦也

采苓力丁下同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為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之然下同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

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即甘草也苦苦菜也葑須菜也以喻讒人

之言首陽山名之巔山上也之下山下也之東山

陽也皆顯明之地凡譖人者懼君之不見聽反受

其禍必於幽闇之地徐進其說今獻公既好聽矣

故讒人不復懼乃於顯明之地公然言之苓之味

美苦之味惡葑之味上美而下惡蓋善為讒者始

以甘言投之以譬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譬則

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譬則葑也讒言如此

則不聽者鮮矣况好聽者乎采苓采苦采葑皆重

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案國語驪姬

始請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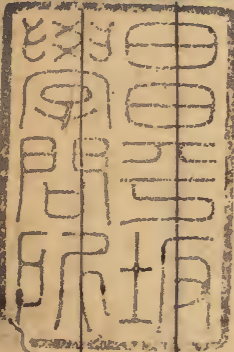
絳以做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



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爲國無乃行彊於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此以苦言動之也終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盍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著龜不可忽也三章申言人之言不可苟信不可苟與不可苟從固當舍之然亦不可苟不然其言而但已當察其言胡爲而得則讒者當知懼矣詩人刺其好而戒其審庶幾其悟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言和信卷一
 十三
 八
 言和信卷一
 十三
 八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